

医案医话

陈粹吾杂病医案三则

安徽中医学院 王锡光整理



陈粹吾院长遗像

我院已故前院长陈粹吾(1892~1974年),系安徽省宿县人。素精岐黄,治学严谨。临床特别重视顾护正气,生平治病多以扶正为主,即使祛邪,亦兼扶正,从不猛用麻、附、硝、黄等慁悍峻烈之药。兹录陈老治

疗杂病验案三则,并分析按注于次。

一、哮喘

柯××,男,老年。

素患哮喘,咳嗽胸闷,不得安卧,体力日乏。今忽加剧,上气喘促,喉中痰鸣,口张额汗,俯仰不能自收持。脉象虚弦而数,唇舌青紫,苔白滑腻。询知近因情志拂郁,病乃转重。此痰气交阻,气机有升无降,急予破滞降逆,兼以扶正。处方:

人参3克,槟榔3克,台乌药3克,沉香末1.5克(冲服)。两剂,六小时煎服一剂,一日服尽。

药后喘平咳止,次日咳出痰涎甚多,胸膈乃宽。

按:老年性哮喘,多属脾肾阳虚,痰饮上犯,壅塞气道,致成喘咳痰鸣,呼吸窘迫等症。治当温中化痰,宣降肺气,则哮喘可平。本案为上气喘促,张口额汗,脉象虚弦而数,已具肝气横逆,上犯肺胃之象,更询知此次转重,乃缘于情志拂郁引起。故辨为肝气上逆夹宿痰交阻所致,有升无降,虚中夹实。认为肝气不平,则喘息难消。选用《济生方》四磨汤以降逆顺气,扶正破滞,乃急则治标之法也。又制小其量以消息之,对症后则一日迭进两剂,

以迅速控制症状。

二、便秘

王××,女,成年。

大便秘结,数日始得一解。脘腹痞满,纳少,口腻不欲饮,小溲短黄。头昏头痛,甚至不能转动颈部,舌淡红,苔白腻,脉细弦。此湿郁中焦,升降失职,化燥化风之象。拟升降气机,润燥息风。处方:

炒黑荆芥6克,滁菊花9克,生白术9克,广陈皮6克,炒枳实6克,建泽泻9克,生地黄9克,全当归9克,桃仁泥9克,火麻仁9克(杵),鲜荷叶一片(后下)。五剂。

二诊:大便通畅,脘腹已舒,纳谷渐增,头痛亦除,但仍头昏。此气机升降已利,风燥渐和,余湿未尽,再守原方加减。处方:

炒黑荆芥4.5克,滁菊花9克,生白术9克,广陈皮6克,炒枳壳6克,白茯苓12克,全当归9克,炒白芍9克,炒谷麦芽各9克,鲜荷叶一片(后下)。五剂。

按:此例便秘之病因症状颇为复杂,其脘腹痞满,乃湿郁中焦所致。脾为湿困,不能输精布液,则肠道失濡而化燥便秘;州都乏液而小便短黄。湿停胃腑,则口腻不渴。脾失健运,而清阳不升。终成整体津亏血燥,化风夹湿邪上扰,而致头昏头痛。

治用“枳术丸”加陈皮、泽泻,以助脾胃气机升降之力;佐当归、生地、桃仁、麻仁以养血润燥通便;配荆芥、菊花、荷叶以祛风升清。综观全方攻补兼施,寓补于攻,药证吻合。故一诊即大便秘通、脘胀得舒、头痛得除,且纳谷渐增。二诊时诸症悉瘳,仅感头昏,断为余湿未尽,仍由久病脾胃虚弱功能未

复之故。仍用前方，去麻仁、生地加谷麦芽、芍药，以免滋腻碍胃及润下太过，方随症变，又五剂即收全功。

三、虚劳

周××，女，23岁，学生。

患者之母代诉：素性沉静胆怯，两年前因学习用功太过，又加情志不遂，渐至饮食减少，睡眠不安，体质渐弱，郁郁寡欢，而诸病丛生，屡经医治未愈，特来就医。

初诊：形瘦神衰，面色萎黄，胁胀隐痛，胸闷气短，善太息。头昏寐难，纳呆口干，而不欲饮。大便干燥，三日始得一解，小溲短黄。经汛后期，量少色暗。舌质暗红，苔微黄薄腻，脉细弱而弦数。此乃思虑劳伤心脾，气血两虚，肝失条达，气郁化热。治拟调养心脾，疏肝泄热。处方：

绵黄芪15克，潞党参15克，炒白术9克，炙甘草3克，全当归9克，炒白芍9克，柏子仁12克，合欢皮12克，制香附9克，郁金3克，陈佛手9克，焦山栀9克，抱茯神9克。五剂。

二诊：服药后，胁胀隐痛减轻，余症依然，原方续服十剂。

三诊：胁胀隐痛继减，胸闷短气、头昏较轻，知饥思食，大便渐润，小溲渐清。原方再服五剂。

四诊：胁痛胸闷已除，精神较振，夜寐渐安，纳谷有增，大便已爽，小溲转清，口干亦和。惟经汛五旬未转，小腹微感胀痛。舌淡红，苔薄白，黄腻已退，脉沉细，数象已平。肝经郁热已除，气血渐充，月水有欲潮之意，当因势利导。处方：

绵黄芪15克，潞党参15克，炒白术9克，炙甘草3克，全当归9克，炒白芍9克，大生地12克，抱茯神9克，制香附9克，陈艾叶3克，紫丹参9克，益母草9克。五剂。

五诊：前五日经汛已潮，色暗红，量稍增多，三日即净，小腹胀痛已和。舌淡红，苔薄白，脉细缓。心脾劳损渐复，肝郁得舒，气血已趋畅达。再予益气补血，而荣肝木。处方：

绵黄芪15克，潞党参15克，炒白术9克，炙甘草3克，全当归9克，炒白芍9克，制首乌12克，甘枸杞9克，广陈皮6克，制香附9克，合欢皮9克，炒枣仁9克，抱茯神9克。十剂。

六诊：服上方十剂后，面色已渐红润，精神亦振，言语行动有力，眠食均安，舌脉亦正。患者要求携方回京调理。嘱按上方二十倍，研末蜜丸，每日早晚各服9克，开水送下。并宜注意劳逸结合，心情舒畅，以期早日恢复健康。

按：虚劳所属范围极广，概括各种久病不复之衰弱证。本案病由七情所生，思虑过度，劳伤心脾；所欲不遂，肝郁气滞，渐至寝食俱减，而致气血两虚。肝阴不足，郁而化热，致胁胀隐痛，口干、便秘、溲黄等症。陈老选用“逍遥散”为主方，去柴胡、生姜、薄荷，以免升散耗阴；加郁金、香附、佛手，以芳香舒肝，又可醒脾健胃；因气血两虚，选用甘温之参、芪益气，柏子仁、合欢皮养心安神，佐焦山栀以清三焦之热。使调和肝脾之方又能养心脾、补肝阴，并兼具甘温除热之效。虽然方证吻合，但久病根深势难速效，且又能“饬而不舍”，一方连服二十剂，始获诸恙渐愈，精神较振之效。倘若药后未见显效，则又举棋不定，恣意更方，定蹈前医不能治愈之辄。

四诊时小腹微胀，古有明训：“妇人尤当重经带”，且又询知经汛五旬未潮，因诊为月经将临之象，将上方化裁增减，去其滋腻辛凉之品，以防有碍经行；加入补血养阴，温经活血之味，以因势利导，使此次经量增加，气血更趋畅达而三日即净。观四诊陈老特别重视调经，用药仔细推究，务使经行正常，更有利于整体康复，这正是诊治要点。

最后仍用前方稍事损益，以调补三脏为主，兼益气养血为辅，以丸剂缓图巩固疗效，再加嘱其善自珍摄，定可完全恢复健康。

综观本案治疗经过，陈老以一法三方贯彻始终，机灵活泼，井井有条，缓缓取效，终获痊愈。